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卷十三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禮二

賈公彥序儀禮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

按儀禮疏曰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周禮是周公攝政

六年所制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士禮有商祝夏祝鄭氏注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夏祝祝習夏禮者是禮兼夏商故不言周其解說鄭注而為之疏者齊有黃慶隋有李孟慙慶則舉大略小慙則舉小略大不無互有修短若乃擇善而從兼增己意其賈氏乎鄭漁仲曰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注耳夫禮記本以傳二禮而反為正經周禮儀禮獨不置博士豈

非漢儒欲伸已說之過與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按鄭氏注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闌西闕外古文闌為𦵏闕為𦵏側尊一甌醴在服北古文甌作𦵏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匣古文匣為𦵏兄弟畢袵玄古文袵

為均將冠者采衣紒古文紒為結贊者盥于洗西古文盥作浣莫纚筭櫛古文櫛為節覆之面葉古文葉為搗筵末坐啐醴古文啐為呼東帛儷皮古文儷為離設局寓古文局作鉉寓為密某有子某古文某為謀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古文校為枝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為鈞啓會卻于敦南古文卻為谿贊見婦于舅姑古文舅作咎與始飯之錯古文始作姑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古文妥為綏問夜膳葷古文葷作

薰舉前曳踵古文曳作柶艸茅之臣古文茅作苗鄉
飲酒禮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賓介不與古文與為
預鄉射禮挽手執爵古文挽作說兼挾乘矢古文挾
作接職長尺二寸古文職為截燕禮奠觶與篚古文
觶為觶更爵古文更為受大射儀頌磬東面古文頌
為庸又諾以商至之聲止古文聲為磬順羽且左還
古文且為阻公親揉之古文揉為紐聘禮管人布幕
古文管作官加其奉于左皮上古文奉為卷使者載

壇古文壇為膳謁降立古文謁作賜羞俶獻古文俶
作淑俟于郊為肆古文肆為肄賄在聘為賄古文賄
作悔十筓曰稷古文稷作緩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
古文待為持腳以東古文腳作香魚腊不與古文與
作豫覲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為氏四傳擯古文傳作
傳祭地瘞古文瘞作殫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
南上不績古文績為精布巾環幅古文環作還拒用
巾古文拒作振設決麗于擊古文麗為連擊作挽褹

奠用功布古文奠為尊主人髻髮古文髻作括乃杞
載載古文杞為七襪者以褶古文褶為襲兩邊無膝
古文膝為向左首進髻古文髻為耆既夕特鮮獸古
文特為俎請讀贈執算古文算為莢設牀第古文第
為茨士虞禮藉用韋席古文藉為席播餘于篚古文
播為半鉏笔用苦若薇古文苦為枯未徹乃餞古文
餞為踐取諸脰膾古文脰膾為頭嗑特牲饋食禮主
婦視饔饔食古文饔作饔拜尸備答拜古文備為復

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甑古文甑為烝上佐食舉尸
牢幹古文幹為肝有司徹乃斂尸俎古文斂作尋司
士設俎于豆北羊胾一古文胾為胙乃養加儻古文
養作酸又几扉用席古文右作侑扉作弗古文今文
其字多異者皆此類也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也

按竹書殷太甲十年初祀方明則是祀方明者殷禮也周制天子乘龍載大旆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其因於殷禮者乎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上玄下黃四方各如其方色其即上下四方之明神取象於此故因謂之方明乎

大射儀曰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鄭注曰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

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

按大射之禮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反位奏狸首以射彼注曰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蓋天子與諸侯射謂之大射周禮樂師曰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

此大射所以歌狸首也大戴記載其全曰今日大射
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所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
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
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
抗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据此則大射為章頭
曾孫為尾句鄭以曾孫為章頭非也無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數句皆狸首詩辭鄭以
為天子祝侯之辭非也又大戴所引以考工梓人證
之曾孫侯氏之上當補貽爾曾孫句下亦當補侯氏
百福句庶為全也唐孔氏曰曾孫侯氏者若左傳云
曾孫蒯聵之類是也賈氏曰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
諸侯者二義皆可通也至鄭注以狸之言不來徐
廣史記音義曰狸一名不來則當日之取象於狸者
因以警諸侯之不來也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氏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按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輅則是當春秋之世新宮猶未亡也

陳氏曰古禮辨誤三卷永嘉張淳所校首有目錄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

按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

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
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
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
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
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仲長統曰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
曰記二禮之遺缺故曰禮記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
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刪為四十六篇謂

之小戴記馬融益小戴記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于世

按戴記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歛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

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于外熬穀與
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
婦入公宮養于國君夫人入臣于家弔喪此等犯嫌
疑祭祀用子孫為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
濟一堂為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
藏甕甓筭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為坑谷此等無益有
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
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趙氏唯官

唯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本之思也廟制
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
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
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子為
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
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
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
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

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
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帝王不相沿
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為質有以也此四
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
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
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逃遁其說蓋
鄭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
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貿貿耳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朱子曰右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按後漢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是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也宋中興藝文志曰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程子以大學為孔氏之遺書不云曾子是也若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不應於傳中止一引曾子矣且大學之引曾子不猶中庸之引仲尼乎

可謂非子思書乎新安胡氏曰仁宗時王堯臣及第
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
篇以風厲儒臣是以開四書之端然南史梁本紀曰
武帝撰周易講疏毛詩春秋問答尚書大義中庸講
疏則是於戴記中表章中庸者不始宋仁宗也

隋經籍志云小戴記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
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
鄭玄受業于融又為之注

按牛弘傳曰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又唐天文志日度議曰梁大同歷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

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故袁準正論曰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魏徵諫錄曰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只是修古月令未必起秦代也

唐孔氏月令疏曰蔡邕王肅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

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則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按月令非呂不韋所作其說已見於前矣其云太尉

為秦官則亦非也鄭氏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
秦官則有太尉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據
魚豢典略曰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國語晉悼公
使祁奚為元尉鐸遏寇為輿尉奚午為軍尉管子管
藏于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于
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
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
尉尉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

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尚
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
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為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
謂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即
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
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十月為來年而孟冬祈來年
於天宗又以何者為來年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
季秋為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
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
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為歲首者不韋死十四
年矣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為歲首乎至謂周郊天
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並依時色與周不
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
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云燔

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
車蒼牡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
縣而云諸侯方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選士方
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

唐孔氏檀弓疏曰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嫡立庶又檀
弓亦譏仲子舍嫡孫而立庶子其事同子游是孔門習
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
為篇目

按宋華父魏氏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考證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闕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

有存者然則以檀弓名篇而不以子游何也檀弓為
六國時人生子游之後故得載子游之語若竟以子
游名篇檀弓之語烏從而載之孔氏以檀弓非門徒
而達禮故善之以名篇者非也

緇衣劉獻云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孔氏疏云按鄭目錄
曰名曰緇衣善其好賢者厚也

按緇衣所引詩書字多與今異如詩云有桔德行鄭
注桔大也今詩作覺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東國成不自為
正卒勞百姓陸氏釋文曰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
以生今本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
也容齋三筆云予按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曰周任有
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云子
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
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据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
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意又不可曉引書尹吉曰惟

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兌命曰惟口起
羞兌命曰爵無及惡德鄭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
臣傳說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鄭注雅
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陸氏曰尚書無日字資作咨君
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
寧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
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石林葉氏曰余讀

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無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蓋當時公孫尼子所見之詩書猶或是古文也而古文簡篇脫爛

不無譌舛是以多異同也

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鄭注殷之州長曰伯
虞夏及周皆曰牧

按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
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瓚鄭箋云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是殷之
州長稱伯也孔疏引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
有二牧是虞稱牧也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周禮宗伯云八命作牧又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案竹書紀年云文丁四年周公李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天問云伯昌號袞束鞭作牧是殷亦稱牧也

曲禮國君不名卿老鄭注卿老上卿也

按公羊傳曰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

糾是也國君不名卿老禮也是亦春秋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乃爵為大夫則是未爵為大夫之時猶以士禮冠之無五十爵命而始冠者故無大夫冠禮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亦以士禮冠之但大夫及士緇布之冠無緌雜記曰大帛

緇布之冠不綌謂此也諸侯位尊則有綌玉藻曰緇布冠續綌謂諸侯也諸侯冠禮與士異故大戴記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冠禮與士同但四加與公冠同若天子則與士異故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氏注曰始冠之冠也大戴記曰成王冠周公為祝詞使王近於人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是天子舊有冠禮其後乃亡之耳天子與諸侯十二而冠士則二十而冠耳漢河間獻王得

古禮於古淹中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
愈於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諸侯之禮是固時其書尚
在而今亡矣

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注曰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
冥水官也

按漢書禮樂志曰禹稷始生玄王公劉師古曰禹殷
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毛
鄭說詩以玄王即契也此志既有契又有玄王則玄

王非禹一人矣。据此則玄王為契六世之孫而非契也。竹書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蓋殷追王之為玄王也。國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以世數計之，知玄王非契也。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陳氏曰：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

按孔氏正義：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

以待旦因以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今按書牧誓曰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傳曰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則大武
之曲以宿夜命名義蓋有取乎此也

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氏曰相即拊也所以輔相
於樂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

按上文會守拊鼓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承上
而言也鄭讀相為平云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

亦名相因以名焉徐邈思章反是也王肅讀相為去
云相輔相也息亮反是也其實以器言之當讀為平
聲相雖有輔相之義豈可云治亂以輔相乎周禮太
師職云大祭祀師瞽登歌合奏擊拊孔氏書傳曰以
韋為鼓謂之搏拊拊一名相故曰治亂以相也雅亦
樂器者正義引周禮笙師職云春牘應雅鄭司農云
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皮鞞
之有兩組疏畫此蓋以舞者迅疾則擊此訊之爾雅

釋詁曰訊告也詩云歌以訊之亦是義也故曰訊疾以雅也陳氏云訊亦治也失其旨矣

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曰夫猶治也征税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按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集注謂有圭田所以厚君子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据周禮小司徒職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于鄭氏曰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其

餘卿大夫之子未命為卿大夫者則謂之餘餘夫圭田半於五十畝餘餘子夫治也謂餘子所治之圭田也圭田不稅者殷禮周時貢助兼行故亦有圭田即載師之士田也鄭氏曰士田自卿以下圭田也但周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與殷異

管城碩記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

臣徐志晉

員外郎

臣牛稔

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

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

臣

王璫

謄錄監生

臣

陳煜

煜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卷十四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一

離騷曰字余曰靈均朱子集注曰靈神也均調也

按尚書盤庚曰弔由靈孔安國傳曰弔至靈善也孔
穎達疏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伯庸字其子靈當訓
善不當以神靈稱之

扈江離與辟芷集注曰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

江離說文曰蘼蕪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辟之處

按史記相如遊獵賦曰江離蘼蕪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据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蘼蕪芎藭淮南記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蘼蕪上林賦被以江離揉以蘼蕪以

數說證之則江離與蘼蕪似非一物也本草李時珍
曰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為蘼蕪總為
芎藭苗也斯言得之矣辟芷辟即薜爾雅薜山蘼說
文蘼草也生山中者一名薜芷猶言蘼蘼也爾雅
蘼蘼蘼說文晉謂之薜齊謂之蘼楚謂之蘼又謂
之蘼廣雅白芷葉謂之蘼是也揚雄反騷卷薜芷與
若惠兮即辟芷也非以芷生於幽僻為辟芷也

朝塞阨之木蘭兮集注曰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

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

按神農本草立春之日木蘭先生別錄曰杜蘭本經
曰林蘭綱目曰木蓮曰黃心白樂天集木蓮生巴峽
山谷間民呼為黃心樹身如青楊有白紋葉如桂而
厚大無脊花如蓮花四月初始開二十日即謝不結
實廣雅木蘭似桂皮辛可食菓冬夏常似其實如小
甘酸美則木蓮木蘭不得為一種明矣

夕攬洲之宿莽集注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按方言曰蘓草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是楚人凡草皆謂之莽草未有冬生而不死者爾雅卷旆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則宿莽蓋專指卷旆而言耳卷旆或亦為卷施南越志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晉庾闡賦草則蘩露卷施梁王僧儒贈顧倉曹詩譬如卷施草心謝葉空存是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故原並取之李安溪曰木蘭去皮不死則德行之彌

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才能之彌茂

雜申椒與菌桂集注曰菌渠隕反或从竹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

圓如竹

按嵇含草木狀曰桂出合浦冬夏常青交趾置園有三種葉如栢皮赤者為丹桂似柿葉者為菌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則菌桂乃桂之一種耳張氏文選纂注曰菌薰也即零陵香也謬甚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集注曰荃與蓀同隱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

按漢江都王建傳蓀王閩侯遺建荃葛珠璣服虔曰荃音蓀謂荃與蓀同則非說文荃荃芥脆蓀香草是荃與蓀別也

薺菜施以盈室兮集注曰薺蒺藜也菜王芻也施梟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

按爾雅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茨即

蕢蓋惡草也爾雅萊王芻注曰萊蓐也小雅終朝采
綠注曰綠王芻也序以為婦人思其君子宜得以惡
草加之爾雅又有竹篇蓄注曰似小藜好生道傍孫
炎及某氏以此為萊竹思美人篇曰解篇薄與雜菜
注亦曰篇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與蕢相似同為惡草
者也至若施泉耳施當是務之譌許氏說文務卷耳
也後漢書劉聖公傳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
鄉字林曰務毒草因以為名郡國志弘農有務鄉蓋

即此也王逸本誤務為施而因以施為惡草謬矣施
即宿莽也思美人篇曰嘉長州之宿莽吾誰與玩此
芳草又山海經圖贊曰蒼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
之諷詠以比其不為惡草明矣

五子用失乎家術集注曰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康
盤遊無度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術事見大禹謨

按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胥興作亂遂亡厥國竹書夏啓十一年放王

李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注曰武觀
即五觀蓋此五子者謂啓第五子也非謂書五子之
歌能述大禹之戒者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集注曰茹柔與也言
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與香草以自掩飾不以悲故失
仁義之則也

按易泰初云拔茅連茹王弼曰茹相牽引貌程傳曰
茹根之相連者茹蕙謂以連根之蕙而拭涕連根則

蕙多乃以之拭涕而涕尤多故復霑衣襟而浪浪也
山海經浮山有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氣如麝
蕙名曰薰草張揖廣雅曰鹵薰也其葉謂之蕙陳藏
器曰薰草即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也然則蕙之有
根者即所謂茹蕙也詩大雅柔則茹之陸氏釋文曰
茹音汝爾雅茹茹也茹無柔耍之訓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集注曰咸池日浴處
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

按石氏星經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書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魚之囿也郁萌曰咸池者天子名池也飲馬咸池者謂此以咸池為日浴處淮南之妄也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蓋以日所行東出暘谷西經咸池有似於浴耳以為日所浴處則妄矣又扶桑木名日出其下周髀經曰日徑一千二百里石氏曰日暉徑千里周三千里日如此之大豈有出於一木之下者南史扶桑國

傳曰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亦以為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其國人名國王為乙祁据此則扶桑自是一國日出扶桑不得專指一木也戴埴鼠璞曰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是也大荒東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

曰合虛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瞽日月所出蓋日月之徑千里冬南夏北不常厥處故所出之處不得以一地名之而況於扶桑之一木乎

哀高丘之無女集注曰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按哀高丘之無女哀所遭之寡偶也即孟子願為有

室願為有家之意求處妃則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
其離合也見有娥則吾令鳩以為媒鳩告余以不好
也留二姚則理弱而媒拙恐導言之不固也苟既無
媒妁之言是以所如不合也不得已而命靈氛為余
占之言雖兩美其必合孰信脩而慕之也若以求處
妃佚女二姚皆求賢君之意夫不求寔犧而求其女
不求高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而求其二姚可謂求
賢君乎哉

吾令豐隆乘雲兮集注曰豐隆雷師

按穆天子傳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會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為雷師然則世所稱豐隆為雷師者亦猶莊子所云傳說蔡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者乎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集注曰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

按淮南子曰弱水源出窮石山括地志曰蘭門山一

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史記正義曰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未有以是為有窮國者掘竹書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尋谷水東入洛則羿之所居在河南而近洛也襄四年左傳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是羿雖據有夏都而始終未嘗離窮國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括地志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羿自鉏遷窮地應相近何由
遠引張掖之窮石以為即羿國乎水經注窮水出六
安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吳救濡沈尹成與吳師遇于
窮是也吳氏以為即有窮國也又按定七年左傳敗
尹氏于窮谷晉地道記曰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
所遷也或此為得其實矣又洧盤水名山海經崦嵫
之山茗水出焉郭注曰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
山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謂之兌山亦曰崦嵫

見有娥之佚女集注曰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
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

按楚辭辯證曰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
絕遠如此今案殷本紀曰桀敗于有娥之虛桀奔于
鳴條夏師敗績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
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正義曰有娥當在蒲
州謂此也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有娥氏女簡
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亦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集注曰巫咸古神巫當
殷中宗之世

按世本巫咸作筮歸藏曰昔黃帝將戰筮于巫咸周
禮纂人一巫更二巫咸注曰巫當讀為筮者也南華
逸篇曰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氏巫咸山賦序巫
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此巫咸主醫者也山海經大
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十巫從此升降此則
古所謂神巫者也史記封禪書曰太戊有桑穀生于

廷一幕大拱懼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
曰尚書孔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同自此始則
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史遷以巫
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又
竹書紀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鄭康成亦
曰巫咸謂之巫官以此證之集注以巫咸為古神巫
當殷中宗之世蓋有所本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集注曰記巫咸語也恐鵜鴂之先鳴

百草為之不芳集注曰巫咸之言止此

按其上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又曰告余以吉故又曰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則是曰勉
升降以上下蓋靈氛語也升降即山海經十巫從此
升降也洪慶善補注以為原語朱子辯證斷以為巫
咸語夫既為殷之巫咸豈應稱引呂望之鼓刀寧戚
之飯牛

椒專佞以謾惱兮檄又欲充夫佩幃集注曰檄茱萸也

憚盛香之囊也椒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

按爾雅曰檄大椒李巡注曰檄茱萸也爾雅又曰椒檄醜郭璞曰檄似茱萸而小赤色禮記內則曰三牲用藪鄭康成曰藪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檄范至能成都古今記曰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盃盞艾即藪藪檄今川椒檄今秦椒也三牲所用漢律所獻以

檄為香物故也集注乃以為臭物晉孫楚賦有茱萸之嘉木茱萸豈臭物乎椒既謾怕檄欲充幃總以况羣小競進之意非在香臭之分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集注曰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

按楚辭辯證云屈子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為惡物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

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使此文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譌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据此則史公之屈原傳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未必實有其事而鄭袖靳尚上官大夫皆可疑矣又班氏古今人表屈原上中陳軫占尹中上令尹子椒

子蘭中下懷王靳尚下上雖取舍無可取正而要其人則實也乃謂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過矣後漢孔融曰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豈亦妄為是言哉雖離騷以香草喻君子雜卉喻小人非必定為椒蘭而發而騷之言蘭者十言椒者六如所云幽蘭不可佩謂申椒其不芳余以蘭為可恃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謾怕椒又欲充夫佩褱而欲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綦難哉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

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也揭
車凡兩見前言畦留夷與揭車者是也爾雅藹車氣
興注云藹車香草見離騷据本草拾遺有揭車香陳
藏器曰藹車香生徐州高數尺黃葉白花齊民要術
曰凡諸樹蟲蠹者煎此香令淋之即辟也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集注曰遭轉也後漢
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

按易屯二曰屯如遭如王弼曰正道未行困於侵害

故屯澶也此所云澶吾道者蓋亦屯澶之意也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取酈道元注曰禹本紀與此同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十里合七十四百里則云五萬里者蓋妄也但此河水所出之崑崙世以為地之中非肅州之崑崙也禹貢崑崙析支渠搜前漢地理志

金城臨羌縣有崑崙山祠燉煌廣至縣治崑崙障後漢書竇固出燉煌擊崑崙塞注曰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蓋河源崑崙為大崑崙是為地中此為小崑崙不得為地中也十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國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

九歌東皇太一集注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

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按春秋元命包曰中宮天極星星下一明者太一常居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當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是時楚僭稱王因僭祀昊天上帝故有皇太一之祠祠在楚東故於皇太一之上加一東字非以配東帝為東皇也漢郊祀志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徐堅曰昊天上帝一曰天皇帝一曰太一其佐曰五帝

則東皇乃太一之佐耳豈太一反配之乎其辭曰穆
將愉兮上皇上皇即太一是也朱子謂楚俗信鬼而
好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原既放逐故頗為
更定其詞据甄烈湘中記曰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平
之放棲于此山而作九歌焉隋地理志曰大抵荊州
率敬鬼尤重祠祀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則九
歌乃原所自作也集注謂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忠君
愛國眷戀不忘之意則得之矣

雲中君集注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按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澤中是雲中一楚之巨藪也雲中君猶湘君耳尚書雲土夢作乂爾雅楚有雲夢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湘君有祠巨藪如雲中可無祠乎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亦猶湘君云橫大江兮揚靈耳豈必謂雲際乎封禪書晉巫祠東君雲中索隱曰王逸注楚辭雲中君雲也則以雲中為雲神自逸始矣

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夷猶帝子降兮北渚集注曰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者也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曰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昌黎黃陵廟碑曰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為正妃之稱則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女英為帝子朱子集注本此然案山

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九歌之有湘君湘夫人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間之有處妃也此之為神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妃靈達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假復如此禮嶽視三公瀆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

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祈無緣當復下降小
水而稱夫人也帝王世紀曰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
之後女英隨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竹書紀年
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沈約注曰后有娥皇也
帝舜五十年陟方乃死后已死二十年矣何從與女
英溺于湘江而改稱為湘君耶逸注以娥皇女英墮
湘水溺焉妄矣

大司命少司命集注曰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

命疏引星傳云三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
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按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泰
厲戶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五祀無司
命泰厲則是天子之泰厲稱泰其司命亦應稱泰諸
侯五祀有公厲不得稱泰則司命亦不得稱泰可知
矣元命包曰三能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司命主壽
次二星曰中台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司祿主

兵又論語識曰上台上星主兗豫下星主荆揚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州下台上星主青州下星主徐州又祭法鄭氏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故九歌太司命曰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謂此也此惟天子得祀之楚祀大司命僭也少司命者甘氏曰司命二星在虛北又曰司命繼嗣移正朔故九歌少司命曰夫人自有兮美子又曰聳長劍兮擁幼艾謂此也此則楚所舊祀者先代之制不得而棄之故雖僭

祀太司命又兼祀少司命也周禮肆師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小祀用牲鄭司農曰小祀司命以下則從司命以上者得用玉帛牲牷其為大祀稱太可知矣若文昌四星亦為司命黃帝占曰主賞功進賢則此乃主司王命非主壽命者也

東君集注曰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按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漢郊祀志曰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楚既祠皇泰一而又祠東君是皆僭禮之大者原因其祠而作歌蓋承習相沿而不覺耳

舉長天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集注曰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按前漢天文志曰秦之彊候太白占狼星張衡大象賦弧屬矢而承天韓公賓注曰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原蓋以天狼喻秦已欲操弧以射之而孰意其矢反激而淪降也史記曰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則此以東君喻君以天狼喻秦徒可知矣

河伯集注曰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按胡應麟筆叢曰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為水神賴此折之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集注曰崑崙山名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于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按河圖曰風后對黃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

西北隅史記大宛列傳曰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曰崑崙云唐書吐谷渾傳曰積石道總管侯君集任
城王道宗追吐谷渾王伏允登漢哭山戰烏海行空
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上望積石河源又吐蕃傳
曰會盟使劉元鼎逾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湟水出蒙
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
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
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

曰閭摩黎括地志曰阿耨達山亦曰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河者也明一統志曰崑崙山在西蕃朶甘衛西北番名一耳麻不莫刺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源在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番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忽蘭

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此黃河九曲千里一曲一直之大較也至黃河隨地異名後魏書龜茲國傳龜茲東有輪臺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又于闐國傳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宋契丹志其地有裊羅箇沒卑水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黃河也元史河源志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崑崙

以東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其他
蓋不勝記云

管城碩記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卷十五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二

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集注曰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

按三合然後生者莊公三年穀梁傳文也注引徐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是也

園則九重孰營度之集注曰園謂天之形也則法也九

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按說卦傳乾為天為圜圜與圓同故圜為天也九重
九層也淮南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近西儒所測
第一重最下曰月輪天第二重曰水星天第三重曰
金星天第四重曰日輪天第五重曰火星天第六重
曰木星天第七重曰土星天第八重曰恒星天第九
重最上曰宗動天歷學疑問曰以視差言之與人目
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

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天園者為動
天所掣故左旋漸速而右移之度遲漸近地心則與動
天漸遠而左旋漸遲即右移之度反速故左旋之勢
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為最遲也右移之度恒
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也是二者宛轉相
求其數巧合高下之理可無復疑以此推之天實有
九重非以九為陽數之極而云九重也

天何所畚十二焉分集注曰畚合也問天地相接之處

何所畚也答之曰天包地外非畚乎地之上者也十二云者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二月辰在星紀十一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

按周禮大宗伯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有二土分野十有二邦也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賈公彥曰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
又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
所在則我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
有所宜也此問天地相接之際何所沓合而十二分
野又焉所分自當以分者答之不當以交會者言之
也若以日月所交會為十二分而斗柄所指亦有十
二又何必不為十二分乎

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集注曰歷家
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
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
其什之一焉

按王蕃依劉洪乾象之法而論渾天曰赤道帶天之
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所行也半在赤
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
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半

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三度是也日南至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

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
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
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
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
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
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春
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弱此黃赤二道
之中交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

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
出郊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
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
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
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
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至于
周天里數無聞焉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
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又按帝王世紀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
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
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
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集注一百七萬四千里四
字誤當作一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集注曰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
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此說誤
矣果如此未望之前西近東遠既望之後東近西遠安

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乎近世沈括之說乃
為得之其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
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
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
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以此觀之非既死而復生也
按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厥四月哉生明孔
安國傳曰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
三日又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傳曰始生魄月十六

日也周書世俘解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又曰二月
既死魄小開武曰惟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公緘鼎銘
曰唯十有四月既死魄蓋月光自為生死望後明死
朔後明生不全借光於日也死則又育之說與書傳
並同烏得云誤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
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
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括說本此
非創論也宋祖冲之曰星體自有光曜非由稟日始

明今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又梁武帝嘗
儀曰月體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明於日若是日
曜月所以成光去日遠則光全去日近則光缺五星
行度亦去日遠近五星安得不盈缺當知不然太陰
之精自有光景但異於太陽不得輝赫星月及日體
質皆圓非如圓鏡當如丸矣以數說證之月自有光
曜生魄死魄乃月自為生死耳大戴記曰朱草生日
生一葉至十五日止日落一葉白虎通曰蓂莢樹名

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一莢皇甫
謐曰若月小餘一莢抱樸子曰堯觀蓂莢以知月由
此觀之草木以朔望自為榮落月光不能自為生死
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集注曰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
子女岐之事無所經見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
此然益荒無所考矣

按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郭

璞圖贊曰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
乃娠乃字生男則死又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思士
不妻思女不夫郭注曰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
合而生子皆此類也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集注曰伯強大癘疫鬼也以其強
暴傷人故為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

按山海經曰東海渚中有神人曰禺彊禺彊生禺京
禺京處北海郭璞曰禺京即禺強也禺強字玄冥水

神也莊周曰禹強立于北極龍魚河圖曰北海神名
禹強非謂癘鬼以強暴傷人故為之名字如郊特牲
鄉人禘庾氏注曰楊是強鬼之名也

何闔而晦何闢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集注曰宿音
秀臧與藏同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轉運不常在
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
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按春秋緯曰角二星天關也左角為天田南三尺曰

太陽道右角為天門北三尺曰天陰道黃帝占曰日月五星出中道天下太平曜靈者日之光曜非即謂日也旦則日行於角宿之中暉光所燭萬里同晷未旦則日之光曜將安藏乎詩庭燎云夜未央毛傳央旦也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若乃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無待于問矣何闔何開亦以角為天關而云然非假借也又說苑辨物篇曰二十八星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劉熙釋名曰宿宿也言星各止

住其所也宿讀如再宿一宿之宿不必改音秀也

鵠龜或銜絲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集注曰舊說謂絲死為鵠龜所食絲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絲聽鵠龜或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

按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鵠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厭火災壬子年拾

遺記曰鯀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為玄魚入于羽山
下修玄魚祠四時致祭嘗見澆澹出水長百丈噴水
激浪必雨降漢書越巫請以鵠尾魚厭火祥今鵠尾
即此魚尾也又案爾雅曰黿三足能龜三足賁史記
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
下三點為三足也据此鵠龜皆水族鯀化為黃熊入
于羽淵任鵠龜或曳或銜何遂聽之非鵠鳶之鵠謂
鯀死為鵠龜所食也順欲成功帝何刑焉言鯀所以

致此者負命毀族耳若能順帝之欲而成功帝又何刑之乎至舊說謂鯀死為鵩龜所食鯀何以聽而不爭此大悖也夫既云鯀死而又誰與之爭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集注曰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

按辯證曰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

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然經所謂祝融者乃炎帝裔孫為黃帝司徒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器一作囂路史術囂生條及句龍羅革注言共工垂為句龍子舜典咨垂汝共工馬融注曰為司空共理百官之事則是共工為祝融之後故亦謂之為祝融而帝舜命之共理百官因以殛鯀于羽郊如呂

刑之稱重黎脣征之稱羲和皆以其後世子孫稱之
不必即是人也且又一祝融非顓頊之後為高辛火
正者施與弛通舍也此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
舍非謂三年不殺也爾雅殛誅也邢昺曰誅責竹書
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洪範鯀則殛死孔傳曰放
鯀至死不赦所謂不施者是也孟子以殛鯀為舜則
是遏之羽山者自是帝舜而竊帝之息壤者乃竊帝
堯之息壤非上帝也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孔傳曰

無塊曰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
土家語息土之民美即息壤也史記秦武王迎甘茂
於息壤注曰秦邑不聞其為長息無限也郭云息壤
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謬矣若以為上
帝欲息此壤帝未有明命鯀烏知帝所欲息在於何
壤即用之而不得謂之為竊矣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集注曰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
謂圓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按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傳曰皆法壤田上中
下大較三品周書作雒解受則土于周室爾雅則常
也注謂常法也此言九則者即禹貢之冀賦上上錯
兗賦貞青賦中上徐賦中中揚賦下上上錯荊賦上
下豫賦錯上中梁賦下中三錯雍賦中下凡九也觀
周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則此言九則不得為九州
之界明矣又九經釋文墳起也馬云有膏肥也言九
土貢賦皆有法則何以墳起而肥之也

應龍何畫集注曰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
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

按嶽瀆經曰堯九年巫支祈為孽應龍驅之淮陽龜
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於東海之區至應龍
以尾畫地集注所引山海經今經無是文据漢周憬
碑應龍之畫柳州天對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則古
本自應有是文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集注曰九州

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
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
無增無減焉

按禹貢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皆準地之形勢
從下向上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高於
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
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究在冀東南

冀究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鄒子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蓋問禹別九州何所經營布置非謂九州之大安所錯置也蓋九州之水皆入於海復有大瀛海環之此所以東流而不溢也夫亦孰知其故哉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集注曰地之
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之
而書傳臆說又不足知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厚於歷
算若有依据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

按太乙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極而定方名東
西南北是也河圖括地象曰地廣東西八萬八千里
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
萬三十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詩含神霧曰

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廣增十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其言蓋有所本

焉有石林集注曰未詳

按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

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當即為石林也杜于美
鳳凰臺詩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
林氣高浮亦即以此為石林矣

何獸能言集注曰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
中有之

按孫氏瑞應圖曰黃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達知
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又曰馱馱后土之獸
也自能言語禹治水有功而來又曰角端日行萬八

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聖主在位達方外幽隱之事
則角端奉書而來抱璞子曰黃帝窮神知奸者出於
白澤之辭也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集注曰虬見上餘未詳

按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徐廣曰黃帝號有
熊索隱曰黃帝號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封禪書
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故
問焉有龍虬負熊以遊也周拱辰注曰虬龍與熊絕
不相類而相負以遊蓋神熊也山海經熊穴恒出神
人即此也其說非是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集注曰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
未詳

按山海經玄股之國其為人食驅勞民國其為人手
足盡黑郭璞圖贊曰玄人食驅勞民黑趾即玄趾也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曰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此禹貢黑水之三危也鄭康成曰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水經注渭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故有苗谷此則放三苗之三危也而近世儒者混而一之或三苗始遷苗谷後又徙於沙州耳

羿焉殛日烏焉解羽集注曰殛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其說怪妄不足辨

按魏隸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世謂堯時有十日其說蓋出於此夫堯時而果有十日哉据尹子盤古篇曰女媧補天射十日假令天果有十日媧

皇既射之矣堯時又安得有十日乎即或有而羿彈
之竹書紀年夏帝桀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又帝
癸二十九年三日並出所謂彈日者又安在乎劉向
說苑曰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漢五行志曰周靈王
時有黑如日者五晉愍帝建興五年三日並照唐書
突厥傳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非真天
有十日五日也王充論衡曰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
他物光質如日之狀此最為確論也淮南曰若木在

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注曰若木端有
十日狀如連珠花光照其下地則亦非真日可知若
果為真日揚子曰日月之徑千里不千里不足以照
六合以十日計之當有萬里豈有棲於一木者山海
經曰帝俊之妻生十日又曰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
殺之是蓋以十日命名者耳羿所射十日何必不然
至以湯谷為十日所浴亦以日入於濛汜出于湯谷
有似於浴唐呂溫作狄梁公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豈真洗日哉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鄭氏注曰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聖王之世妖不勝德十日妖而羿射之是其職也况天問羿焉彈日亦未審其為堯時否也堯時安有十日哉又按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蓋在天成象者耳鳥在其有羽毛可落哉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一鼯飽集注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下

二句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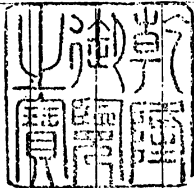
按趙氏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
嗣曰吾娶必有應所謂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也鄭康
成曰禹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
治水孔氏書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此
蓋問禹重繼嗣而娶何嗜欲不同味而徒快一二鼂
之飽乎

皆歸軼藉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集注曰

𢇇一作射薊一作鞠此篇之義未詳

按詩陳師鞠旅薊即鞠承上文言啓所以思惟所憂而能拘執有扈俾王道四達而不悖者以其陳師鞠旅統歸於𢇇薊無敢或害於厥躬故也何禹既薦益於天而天下臣民頓革從前之舜之禹之故跡而獨思禹之播降以為吾君之子乎据竹書帝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師伐有扈皆一年事也故原連及之洪氏補注引汲冢書益為啓所殺竹書帝啓六年

伯益薨祠之無啓殺益事漢律歷志曰壽王言化益
為天子代禹皆不合經術亦此類也



管城碩記卷十五